



2023年9月8日
21时，飞机降落在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

带着对深入推进东北振兴的期待，带着对那些耳熟能详的作家们的爱戴和崇敬，带着“乡情烟台—哈尔滨行”文学寻亲的重任，我再次踏上了这座被称作“冰城”的神奇黑土地。对于我而言，这个城市既熟悉又有些陌生。或许是我曾在这里短暂停留的缘故，众多无序、碎块式的记忆重叠了我对它的认知。其中，印象最深的还是幼时来这里探亲，那种酣畅淋漓、大快朵颐的雅趣；也记得在此地短暂停留的日子，那时候的哈尔滨机场还是国航机场。

年少时，祖辈们经常说“闯关东”，有限的印象被生活冲刷得痕迹模糊，唯独记得靠着“老豆腐”手艺扎根哈尔滨的二爷，至于他如何做得风生水起，也多是些“烟筒里跑火车”的事。无论怎么样，二爷能在豆腐上撑起脸讨生计，做起桩多年不衰的生意又是不争的事实。不管生计是因为黑土地上独产的“青仁乌豆”，还是因为他勤劳诚恳而兴，经他调教出来的豆腐，那可是在三坊七巷摔得响、叫得硬的。

上世纪60年代，我随家人探亲来到哈尔滨，按照哈尔滨xxx信箱才找到二爷家。当时的所见所闻让我大开眼界，索菲亚大教堂为啥戴着个“圆葱头”？城里人为啥有股子“洋”味？马路上为啥有个“小火车”飞驰而过？踩在亮铮铮的钢轨上，我有了一种穿越时光的错觉。在二爷家的孙子大奎哥的带领下，我品尝了与“老冰棍”截然不同的马迭尔冰糕，见识了憋葫芦、鞭猴和欸嘎拉哈等新鲜游戏，迷恋上了哈尔滨这座美丽的城市。

大学期间，我这个理工男也被文学热潮所裹挟，阅读了周立波、萧红等“黑土地”文学作品。手捧波澜的《林海雪原》掩卷沉思，内心交织着那种“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的北国情结。那时，由陈峙创作、王刚主演的《夜幕下的哈尔滨》风靡全国，对哈尔滨这座城市，我向往得如醉如痴、心旷神怡。

上世纪90年代，我就职的山东省烟台黄金设计研究院有意开发胶东地域内的砂金资源，我被派往哈尔滨砂金设计研究院学习。那时候，郑绪岚演唱的《太阳岛上》火遍大江南北，魂牵梦萦着能像所唱的那样“我们来到太阳岛上，小伙伴们背起六弦琴，姑娘们换好了游泳装……”

学习期间，热情豪爽的同行“大李子”，祖籍是蓬莱登州府山阳李家。他带着我们走街串巷，吃了杀猪菜、铁锅炖、茄子炖鱼，还有秋林红肠、俄罗斯风味的大列巴和啤酒。多少年后，这些味道渗透凝缩在肠胃中，反刍出一种独特的亲情：有些味道，它只是一个意外；有些味道，它只能源于某一片土地上。

白驹过隙，三十多年已过，弹指一挥间。

再次来到哈尔滨，与市作家协会主席唐飚、省作协创研室主任姜超等人初次相见，并没有让我有丝毫的生疏感和忐忑。相反，倒是被他们的热情和乡情所融化。唐飚主席对哈尔滨的人文地理、史料典故极其熟悉，他博古通今、诙谐幽默，出口成章、唾地成文，态度之热情诚恳，倒像是个久违熟识的乡党型老大哥。

我们来到了地处道里区兆麟街123号的黑龙江文学馆。它坐落在原市委大院博物馆群二号楼，所在建筑群始建于1954年，是一幢欧洲文艺复兴风格的老建筑。入口处，著名作家王蒙先生题写的“黑龙江文学馆”刚健洒脱，馆标下边是独具兴安岭特色的白桦木栅栏，高矮粗细的树干呈扇形排列，树干上刻着我们熟悉的文学名著，《呼兰河传》《林海雪原》《暴风骤雨》《人世间》《北归》……树干排列得像本翻开有益的教科书。

“文学是与人类精神共存的长河。”文学馆《前言》里的这句话令人振奋，我们沿着这条奔涌向前的文脉长河，越过绵延千里的“东北脊梁”，似曾遇见了那些熟悉且又闪亮的名字：萧红、萧军、金剑啸、支援、林予、乌白辛、关沫南、孙幼忱；还有许多我崇拜的当代作家迟子建、张抗抗、梁晓声、贾宏图、李瑞、何凯旋、唐飙、桑克、全勇先……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文学馆二楼设有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文学、报告文学、文学评论、网络文学和民间文学八个专题馆。在散文专题馆里，见识到了“嘎仙洞”。据文物考证，黑龙江省第一篇散文就在此地诞生，可以说这里是北国散文的鼻祖、黑龙江散文的源头。虽说以原子形式存在的纸版时代正处在衰变的转型期，但是文化历史的活水源头、筋骨脉络，却标记着文学记忆的终极问题，“我是谁，从哪来？到哪去？”随之超越本身愈加深远的意义是

行走在广袤的黑土地上

□胡剑华

不言而喻的。

小说主题馆里名家如云，作为跨越时空的文化载体，每部作品都有着强大的力量和生命力，作为“黑土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着时代的回响又有现代文化的号角。这里有迟子建老师的作品《白雪乌鸦》《额尔古纳河右岸》等，也有她的作品手稿和多次获奖证书原件。那篇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的《雾乡牛栏》，就撰写在《北方文学》杂志社那些陈旧泛黄的稿纸上，像“一首流动着空灵意境质朴人性与生命尊严的温暖诗篇，它为世界之夜的多变残酷注入了美好与生机”。再看山东籍作家阿成先生的“家”，可谓是琳琅满目，在这里有那本震惊国内外的《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还有荣获鲁迅文学奖的《赵一曼女士》和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年关六赋》。至今阿成先生已经出版了四十多本书籍，有些已经翻译成俄文、法文、英文和朝鲜语等。

上世纪90年代热播的电视剧《雪城》，曾风靡全国、万人空巷，我误以为编剧是同名小说的作者梁晓声，在戏剧主题馆里才知道竟然是著名编剧孟烈先生。孟先生（原名孟宪忠）曾任黑龙江电影制片厂厂长，被业界尊称为“杂家”，是知名作家、记者、编导，还做过画家、评论家。

三楼大厅是“黑龙江文学陈列”。在大厅中间的大型玻璃展柜里，呈现着萧军、孙萧大忠向文学馆捐赠的珍贵原件——萧红旅日期间（1936年）致萧军的第三十三封信、萧军手稿原件以及他们合著的小说集《跋涉》以及萧红的《呼兰河传》（1947年版）。其中，萧军的第三十三封信原件被称作是这里的“镇馆之宝”，有着极高的研究价值、史料价值和收藏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封信的结尾处，萧红的落款是“荣华”，以乳名与萧军相称，两人当时的炙热情感可想而知。

此事，请教“萧红纪念馆”的解说员才知道，萧红的祖父张维祯祖籍也是山东聊城莘县，其祖早年年间“闯关东”辗转迁移到了呼兰县。1911年萧红出生，祖母范氏基于传统理念上对“荣华富贵”的寄望，给萧红起了个乳名“荣华”，三年后弟弟“富贵”也来到了人世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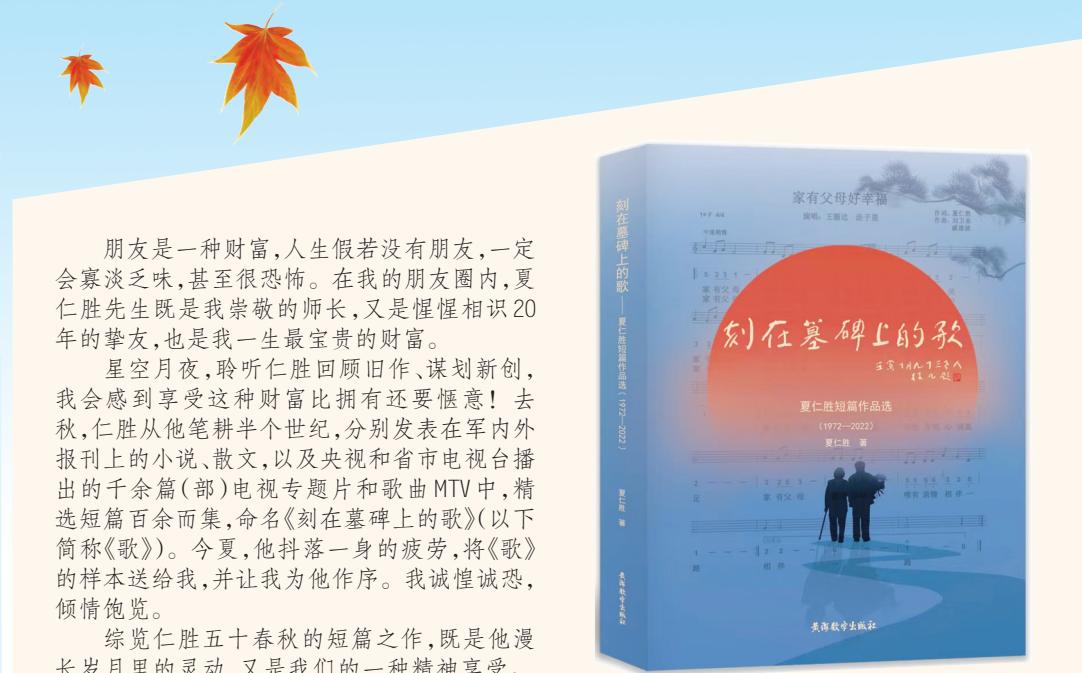
前往双城区新兴镇一家少年作家文艺创作基地（以下简称基地）途中，最深的感受还是来自与唐飚主席的攀谈。荣获第二十届中国电视飞天奖的《黑嫂》，就是根据他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我们情不自禁地唱起了那首脍炙人口的《嫂子》歌。唱着唱着，我的双眼模糊与湿润了。心里的滋味与游子归家的兴奋和期盼相去不远，我甚至有种“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感叹。

来到基地，主人泡好了茶，端上了香醇味美的水果，这些水果都是产自眼前的基地果园。“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在“饮水思源”的促使下，我们与哈尔滨市青少年协作主席梁甜甜聊了起来。所作学校是由著名诗论家谢文利教授发起创办的，也是哈尔滨市唯一的专业甲级写作学校，致力于教授中小学生专业的写作知识、阅读技巧及文言文、古诗词课程。二十多年来，培育的优秀学员成为历年中考、高考的佼佼者。难怪我们看到许多文学前辈、实力派作家光临这里并寄予厚望，我们也对学校和创作基地的经验做法赞赏有加。我联想到“黑龙江文学馆”那些预留的白桦树干，不久的将来就会陆续刻满崭新的名篇名著。这些可敬的文学新军队伍里，势必会有这所学校和基地培养出来的青年才俊。

晨曦中，我独自走在中央大街上，这里没有夜晚歌舞流动和多彩的绚丽，也远离闹市里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的喧嚣。街道两旁那些“凝固的音乐”身披万道霞光，流淌的江水泛着金色的波浪，被踩磨的面包石凹凸有致格外铮亮，显现着时间的弹性与生命的辽阔。我喜欢这座在弦弦上长大的城市，仿佛触摸着博尔赫斯的《沙之书》般的时空感。这条大街“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象征着无穷无尽”，敦促着我用脚步丈量黑土地上的文学足迹，品读黑土地岁月沧桑留给我的震撼和思量。

也许，这次哈尔滨文学寻之旅，满盈而归的收获会让我受益终生。

生。



朋友是一种财富，人生假若没有朋友，一定会有寡淡乏味，甚至很恐怖。在我的朋友圈内，夏仁胜先生既是我崇敬的师长，又是惺惺相识20年的挚友，也是我一生最宝贵的财富。

星空月夜，聆听仁胜回顾旧作、谋划创新，我会感到享受这种财富比拥有还要惬意！去秋，仁胜从他笔耕半个世纪，分别发表在军内外报刊上的小说、散文，以及央视和省市电视台播出的千余篇（部）电视专题片和歌曲MTV中，精选短篇百余集，命名《刻在墓碑上的歌》（以下简称《歌》）。今夏，他抖落一身的疲劳，将《歌》的样本送给我，并让我为他作序。我诚惶诚恐，倾情倾注。

综览仁胜五十春秋的短篇之作，既是他漫长岁月里的灵动，又是我们的一种精神享受。

享受之一 文学里的碧浪情波

《歌》的第一部，收录了仁胜50年间先后见诸报刊的30多篇小说、散文。1972年，他的散文处女作《桥》见报不久，被山东人民出版社选编结集。后来，复旦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再次选编于《青年自学丛书》。丛书对该文的意境开拓，以及抒情和事理的阐述，进行了精辟的剖析和肯定。于是乎，一篇千字散文，令作者一时间蜚声军内外。

仁胜常说：“公园里有鲜花，也有狗屎。心里装着美好，看到的就是鲜花；心里满是龌龊，看到的只能是狗屎。而一切坦然便就好了，看到丑忽略不计，发现美大加赞赏，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别人，都是一种愉悦。”赏读仁胜的杰作，无不超然脱俗，充盈着向上力量。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他像一头挣脱羁绊的野牛，埋头闯进生活的原始森林，一摞故事活生生跃然纸上，仿佛蓝天白云下放飞的一群鸽子，要动静有动静，要壮美有壮美！

品读《歌》中的《好人林凡》《刻在墓碑上的歌》和《心中一片故乡情》等篇什，我强烈地感到，仁胜将爱当作酵母，把亲情、友情和乡情揉成一团，然后置于生活的面板上，把他心中的人物，塑造得个个可亲可敬。譬如写《好人林凡》：“但凡结识大家，不需要美妙宏博的夸耀和清新绝俗的极言。崇敬的最大表示，是不动声色地用心读他……是一种自然的目瞪口呆，呆若木鸡的那种样子。”仁胜由此赞叹：“明月有谁论价格？梨花无色更鲜艳！”“好人好比一颗亮丽的星，他的闪现会使天空灿烂生动；好人好比和煦的风，他的吹拂会使梨乡梨花更艳！”

仁胜借以为书名的《刻在墓碑上的歌》，是一篇感人至深、最令我怦然心动的散文。它像一幅淡雅的画，又像一首凄楚的歌，看画面染色，听歌声声美，字若珠玑句无瑕：“……每到这个秋声萧瑟、瘦影参差之日，我从来难经忘却，就如施行一次大的切肤手术，干断肠之痛的迷蒙中，肃然来到已经长逝的父母大人的墓前。面对我曾经刻在墓碑上的歌，用泪水湿润的歌喉，一遍遍地把父母唱活过来。然后，完全不用脑袋说话，想笑就笑想哭就哭，随心所欲，肆无忌惮地把心中的喜和忧洒满整个世界！”

写作的根源在于生活。仁胜以其亲身的经历和感受，用亲情说亲情，以孝道论孝道。他回忆走过的路，直面眼前的峰，枝蔓横生，情丝悠悠，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我们应该承认，情感是作家创作的主要元素，没有情感，断然写不出精妙绝伦的文章。仁胜洁身自全，才华卓越，源于情感的滋养，在行文润墨的严谨中，处处勃发出灵动之气；于精美细腻的纯真间，事事散发着泥土之香。当然，这样的作品风格，也源于他的人格魅力和艺术特质。

享受之二 新闻里的春雨秋风

《歌》的第二部，收录了仁胜为50多部电视专题片而撰写的解说词。20世纪80年代末，仁胜转业到烟台电视台专题部供职，在人生的旅途上，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坐标。“啊！冬老人快快而去，春姑娘翩翩而至。我的故乡从梦中蓦然醒来，一起醒来的，还有故乡的尊严，故乡的生机，故乡那燃烧的希望之火！”仁胜借专题片《正月里来正月正》，尽情抒发着对故乡的情愫。其实，斯时斯地，他抒发的未尝不是个人的感悟。

仁胜曾在中央广播电视台总台主办的《电视研究》上刊文：电视专题解说词应该是充满艺术的新闻，是一种激情饱满、文采飞扬的“事实加艺术手法”而产生的“第三信息”载体。其基本功是既要游离画面，海阔天空说得开；又要贴紧镜头，声画吻合说得准。解说词和画面互为补充，可听性可视觉性比可读性更胜一筹。综述仁胜的专题解说词，或雷电交加，气势磅礴；或小桥流水，清高气爽；或探骊得珠，曲尽其妙。他的语言艺术风格，看上去信手拈来，随心所欲，实际上“每得神来句，多于月上时”，是精益求精、锐意磨砺的结果。

仁胜的母亲是明朝礼部尚书左懋第的后

人，大家族的传统美德在她身上得到了很好的继承。母亲用这种美德不断规范和润泽仁胜，所以仁胜自幼崇尚完美，凡事最讲认真。他始终认为，电视专题是一门综合艺术，解说词写得生动、形象、情理交融不易，镜头拍得自然、大气、不落俗套更不易，何况还有现场采访、后期剪辑、配音、配乐等等，一环扣一环，都需要相互照应、齐步行走。正如双手去捧一泓清水，从哪一条指缝漏了，都会影响到整体的水平。

然而，一个地市级电视台的专题部，来的专业摄影师和后期制作人呢？我惊叹仁胜的灵性和适应性，除了分身乏术，不能兼做节目主持人之外，他自采、自导、自拍、自编，仅仅揣摩研习半月，便就信心满满、正步出征了。仁胜特邀本埠青年女教师陈蕾，一起耕耘专题天地。二人珠联璧合，一个镜前主持、声情并茂，一个心有灵犀、同气相求，集摄像、录像、音响和灯光于一身，在话音如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盈耳之中，配合默契，山鸣谷应，滴水不漏。

创作不是人生的一段瞬间，而是心灵的一种状态。仁胜的创作有赖于他的艺术修养。他酷爱散文，语言优美；擅长小说，故事动人；他善作歌词，幽情雅韵。所以，不管什么题材的专题，他都会不失时机地点燃文艺的火炬，把最美的主人公照亮。如今《山里人》《梨花情韵》以及系列专题片《农民做股东》《重聚梨乡魂》和《农民大抉择》等，犹如江河浩荡，在省市电视台和央视播出并获奖。仁胜把酷爱的职业视为一艘帆船，并完全由自己把握操控，总是顺风顺水，自由自在。不过，人生而所谓自由，却尽在不自由中……

享受之三 歌曲里的天籁之音

《歌》的第三部，收录了仁胜创作的20多首歌词，其曲作者有徐景新、孟庆云、印青、李昕、董冬冬和戚建波等，他们大都是中国当代著名的作曲家。而这些歌曲的演唱者，既有名不见经传的平民百姓，也有全国著名歌星范琳琳、戴娆、甘萍、佟铁鑫、王丽达、汤子星、孙楠等。仁胜将歌词、简谱以及歌星们的剧照糅在一起，就像放映一部幻灯片，吐芳播香，赏心悦目。

毋庸讳言，仁胜的每一首歌词，都是从内心流出的天籁之音。因为心里充满了爱，所以酸甜苦辣从不究，喜怒哀乐尽是歌。譬如，在多次获奖的歌曲《我的农民兄弟》之中，他以“胸中乾坤大，笔下天地宽”的浪漫，把普通百姓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以“粥碗里头捞月亮”“粮囤脚下摘星星”和“土地里头种太阳”的唱词，形象又生动地串联起来，令人眼前一亮，耳目全新。

校歌是校园特色的集中体现。2001年，仁胜为莱阳农学院（现为青岛农业大学）建校五十周年而作的《播种希望》，就是一首久唱不衰的校歌：“再过多少年，我们再相逢。喊一声老师好，同学们好，桃李芬芳唱春风，永远都年轻！”歌声欢快而自豪，充满青春活力。同样是校歌，《心有多大梦多圆》的歌词则是：“十个指头有长短，不信人生有贵贱。”因为这首校歌是为莱阳农学院的学生量身打造，面向的对象不同，心境也不一样，所以歌词刻意强调了自强不息：“你有你的自豪，我有我的尊严。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仁胜真不愧是“万金油”，因涉猎过新闻报道，所以他创作的歌词总是主题鲜明，与时俱进。走进新的世纪，面对祖国的变化，仁胜创作的《老照片·新照片》就是一例：“曾在黑白世界里体会冷暖，又在彩色方寸间感受巨变。……翻开老照片，看看新照片，把生活的变迁连成串。一段光阴，一个故事，记录着人生苦辣酸甜。”歌词如秋水过滩，那层层涟漪，撩起思绪万千。

2016年清明时节，仁胜依偎在父母的墓碑旁含泪创作的《家有父母好幸福》，情深意切，大巧若拙：“家有父母，真的好幸福，想笑就能笑，想哭也能哭……父母床前三春暖，兄弟姐妹长相处。”寥寥几笔，便字里行间将儿女齐聚父母膝下、共享天伦之乐的温馨场景呈现出来。笔触虽不华丽，展现在听众面前的却是每天都发生在身边的场景，不论歌者或听众，各有各的感受，最容易引发感情共鸣。

民国年间，著名作家王崑玉有言：“莱阳山川险秀，故少将军而多文人。”仁胜是梨乡骄子，当属这众多文人之中的一颗星吧！

母亲是一个看似随和但内心刚强的人。

这坚毅的性格，源于家庭出身和个人禀赋。母亲曾讲，她自小脾气倔、气性大，因为一件小事挨了姥姥一巴掌，竟不吃不喝跑出了家门，哭累了饿坏了，就吃了点别人家的咸菜瓜齑，没想到从此落下了病根，吃饭再也见不得瓜齑，喘气也不再那么匀称了。

成家后，为了改变窘穷的局面，父母在参加繁重农活的同时，想法子增加一些收入。

那些年，草制工艺品是海阳的地方特色产业，家家户户利用苞米皮、作物秸秆编制提篮、草地毯，销往日本等国外市场。母亲算不上心灵手巧，这些衍花舞针的细活实非她所长。但为了赚几个钱，她硬是没黑没白地向人家学习编织，块儿八毛的地毯，往往需要几天几夜才能完成。那时刚刚对外开放，出口产品标准高，要求严，品相不好或有一点瑕疵就会被打回重新返工。手大指粗的母亲做了拆，拆了再做，何尝不是一种挑战！

上世纪80年代，家庭孵化逐渐在我们这里兴起，贫困的农民开始想方设法发家致富。不安于现状的父母也积极参与其中。一筐筐蛋苗，从落炕那天起，就把母亲“拴”在了那个狭小的房间。她烧炕增温、翻转搁位、挑灯观察，24小时不间断，细算着孵化的日子，抚摸着小仔成长，不曾有半点分心。父亲骑脚踏车跑出百里收购种蛋，驮着百拾斤的鸡苗箱子，走遍烟威农村沿街叫卖。每年从初春到夏日炎炎，小半年的时间里，他们夜以继日地劳作着，虽然挣不下几分辛苦钱，但对家庭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补充。

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眼界不宽，路子不广，相处相识的人都在三里五村，农村干部和学校老师就是他们心中的“高干”，自己孩子出息成啥样从不敢奢望太高。我们兄弟姐妹仨，姐是女孩子，父母不曾担心，只是我们兄弟身材矮小，倒是父母一度的心病。母亲与父亲合计来合计去，先是在家底微薄的情况下，硬撑着盖起了八间瓦房，欠下了六七千元钱。这在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已是巨额债务。后来，又考虑孩子应该有一技之长，就寻摸着身边有能耐的亲人，央求着姑夫带我们学个木匠活儿，让二爹教个泥瓦活儿，规划了初期目标。于是，哥初中未毕业就操练起了刀斧，我小胳膊细腿，或是被那搬石运料的重体力活吓破了胆，或是灵光显现，竟一头扎进了书堆，几度寒窗，功夫不负，十六岁便考入了中等师范学校，算是吃上了“国家粮”，母亲终于松了一口气。

这样操心的事还有很多很多……母亲没有文化，看似没有头脑，但依然有一颗不甘平凡、不愿命运束缚的心。

今年5月2日，饱受疾病折磨、生活难以自理的老母亲再次入院，这一住就是40多天。病痛只能压垮母亲瘦弱的身躯，但不倒母亲坚强不屈的意志。面对前来探望的亲朋好友，面对日夜守护的白衣天使，母亲尽力睁大眼，报之以微笑，说着暖人的话语。弥留之际，母亲已是神志不清，却依然惦念着子孙后代，还念叨着，你们的孩子都能上北大清华……

最终，母亲还是离开了我们，留给我们的